

开在尘世间的花

□孙丽丽

女人爱花,天性使然。

传说,女人与花是两滴晶莹的泪水,不小心坠落于红尘。一滴,绽放成了妖娆的花朵;另一滴,则长成了娉婷的女人。于是,如花的女人,拥抱着妖娆的花儿,宛若在“三生石”前,找到自己前世的灵魂,喜极而泣,情味深细。

女人如花。当女人从你身边走过,那缥缈若有若无的香,似花香,每一个女人都能在自然中,找到相对应花,高贵如牡丹,清雅如荷花,娇艳如玫瑰,清纯如百合,出尘如水仙,幽香如桂花……无论哪一种花,都努力地绽放,自信地展示着美丽,骄傲地释放着芬芳,女人亦是。

你是否发现,每个地方的花,与那个地方的女人韵致神似,“姹

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江南女子,如水中荷花,妩媚温柔,婀娜多姿,心思婉转,如同《红楼梦》中林黛玉。

男人拈花微笑,而女人只希望为一个人绽放,一生也许只开放一次,便归于荒芜,荒芜的本身,就是一种保留,男人不了解,那蕴藏深沉如海的情感。花朵也许是女人的灵魂,男人的灵魂则是蜜蜂,蜜蜂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而花儿总静静地等待,一如既往。

女人如花,摇曳在红尘中,等待一双温柔的手来抚摸,可爱不停留,春风一样来又走,唯留女人的寂寞,幽幽待放,爱在某种时候,本就是一种自怜自赏。没有男人来求来爱,春闺梦里也萧然,苦依薰笼坐到明,幽幽落花无人收。女人如花样年华,需要爱的阳光,绽

放自己的美丽与风韵。

张爱玲,虽极有个性,孤傲出类,也是性情中人,毕竟在胡兰成面前花开一次,之后,在命运角落里,兀自绽放,仍是一株兰花,只是少了赏花人,只落意兴阑珊,临水照花,水一样清澈的忧伤。

在那鲜花盛开的年龄,男人和女人走在一起,初恋总是心花无涯的,女人爱花,男人不断给她买,有花相伴,女人的心便如盛开的花。男人意外背叛,女人心碎如片片花瓣,见花落泪。后来,女人渐渐学会为自己买花,一手是花一手是蔬菜,在生活中调出属于自己的自信。

女人,是开在尘世间的一朵花,需要精心呵护。女人爱花,那是爱生活的一种表现。

送给她的一束玫瑰

□羊白

平时,我是个无趣的人,口拙言笨,又不懂幽默,总被老婆批评,说我是个“木头人”。

老婆都这样说了,我自然得有所长进。这不,三八妇女节又如期而至。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告诫自己,一定给亲爱的老婆大人买个礼物,感动她一把,让她知道“木头”也有开花的时候。平日里,老婆既要上班,买菜做饭,管教儿子,还要伺候俺老娘,说来也真是不容易。俺老娘在乡下节俭惯了,城市生活不适应,样样和人不一样,上厕所她舍不得开灯,小便舍不得冲水,结果有一次,黑灯瞎火,一盆洗了抹布的水倒进去,把抹布也倒进去了,厕所堵了三天,老婆窝火了一周。总之,婆媳之间,生活中总有摩擦,何况俺老娘是个固执的

人,脾气古怪,没少让老婆大人受气。我这个当儿子的,也只能是两边和稀泥。打心眼里,我是感激老婆大人的。为了这个家,这么多年她付出太多了,和俺娘一样不容易。

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给老婆大人买束花。若干年前,还是在追她时我给她买过玫瑰花,之后就从来没见过花店,觉得那是年轻人的事情。这个三八节,女人的节日,我也要年轻一把,浪漫一把,给老婆大人一个惊喜,以此来表达我这个“木头”的觉悟。

我心想,是买玫瑰,还是买百合?这两种花我都喜欢,一个热烈,一个纯洁。离花店还有十米远,我看见老婆从里面出来了,捧着一束百合花,神采奕奕地骑上电动车走了。

看着老婆离去的背影,我慌乱起

来。咦,老婆买花干什么?难道是送给自己吗?最终,我选择给老婆买了火红的玫瑰。

回到家里,我正酝酿情绪,儿子一声尖叫,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老婆撇掉围裙,把我送她的玫瑰花抱在怀里,像个少女欢天喜地旋转起来。我傻傻地看着,依稀又看见了我们的初恋的光景。

老婆高兴,我欣慰地抓住她的手,虚心检讨起来。我说:“老婆,我都看见了,都是我不好,这大过节的,还让你自己给自己买花。”

老婆说:“那不是给我买的,我才舍不得呢。”

“那你给谁买的?”我疑惑道。

老婆莞尔一笑,大方地说:“还能是谁,咱们这个家里的女人,除



三月的春天里
暖风是出嫁的姐姐
花朵是赶集的妻子
蜜蜂是劳作的母亲

写一支歌
谱一段曲
歌唱给三月
我至亲至爱的女人

人生的风雨路
一程伴一程
桃花姐姐牵手童年
玫瑰妻子相依终生

而我辛勤的母亲
如一抹苦艾
晒干自己
为儿女驱寒辟邪

三月的春天里
我至敬至爱的女人
有一个节日
必将唱响半边天空

三月女人

□汪亭

了我……”

我这才明白,老婆大人买的百合花是送给俺老娘呀!我激动得泪花四射。

一抬头,看见老娘正在厨房里抹眼泪呢。老娘的怀里,搂着美丽的百合花。



天高任鸟飞

张运通 摄

春意植物园

□郭宗忠

吹了几天的南风,来到植物园,远看柳树枝条已经有了绿意。

春天的感觉就这样一点点呈现出来:迎春的枝条柔软了。大杨树的树皮也在泛青,冬天时干硬的感觉好像被脱掉了裹着的一身棉衣,变得清爽光滑。石头上题写着“桃花源”三个字的桃园里,百多棵桃树婀娜多姿,春天时五颜六色,不过,这个时节它们还藏着,微凸的桃花骨朵有着一丝迎春的期待。

在紫藤园边上的那几棵紫薇,已经历了上百年的岁月,树干光泽如新,有了不惧风与雪的铮铮铁骨的气度,内心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包容,一种相遇的缘分,一种每个季节相遇的期待和随遇而安。

风轻地掠过西山环绕的怀抱,黄杨树保持一树绿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去往卧佛寺的御道上,即便在冬天,两排几百年树龄的柏树依然挺拔。刚刚过

去的这个冬天达到了我来北京25年来的最冷极限,气温一度降到了零下18摄氏度,对柏树好像几无影响,但是卧佛寺里的蜡梅却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蜡梅几乎是在腊月里开放,我曾经把蜡梅写作腊梅,也感觉有它的道理,一个是形态的,一个是季节的,两种表述都是蜡梅的生存方式,也许这就是蜡梅的内在与外在。我最早见到蜡梅是在多年前的成都,小商贩们在年前天不亮的清晨肩挑的树枝上有着金黄的骨朵,得知那是蜡梅,市民们买回家插在花瓶里,是春节里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吉祥物。

如果我没有在成都遇到蜡梅,我并不会注意到身边的蜡梅。与朋友去散步时,我告诉他们这些是蜡梅树,几位在这个院子里工作近四十年之久、即将退休的老友,也才知道身边还有冬日绽放的蜡梅,不免

唏嘘不已。生活就是这样,很多美好在身边就这样错过了。

这一年来,因为疫情的原因,身边几个有蜡梅的院子都不能随便出入了,我很久没有见到它们了,最近在咫尺,却见不到它们散发着幽香的身姿。于是我便在冬日去了卧佛寺,那是满寺院遍植蜡梅的地方,好像是一处蜡梅的天地。这里最早的蜡梅还是唐朝时栽植的,已经有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面对这株古老的蜡梅,我感慨万千:它的枝条已不是唐朝的,但树根还是,不息不灭,枝条上每年开出新花,如果不是标示牌上的介绍,我会以为它与那满院子的蜡梅一样年轻。蜡梅不会长成参天大树,像千年银杏、唐槐、古柏老藤,给人震撼和敬畏。蜡梅高不盈丈,小小的花朵在寒冷的冬天开放,低调到几乎无人注意,这独自的生存心境与顽强不息,只有内心真正的强大,才能在这

繁华代谢的世界上保持了自己的清芬与独立,与冰清玉洁的人相守相依。

这个冬天的奇寒,让蜡梅也推迟了开放的日子。我坚持每天去看它们,没有期待什么,也不用安慰什么,它们的生命里应该经历过各种变故吧。因而,我也开始理解了千变万化的生活,理解了磨难和不测,其实都是一段一段生命本来的样子,像插曲,回旋在生命里。

蜡梅会一年年开它们的花,我也相信还会看到身边院子里的蜡梅花,疫情和封闭都是暂时的,这信念来自生活,也来自蜡梅。冬日将尽,南风微暖,植物园里春意料峭,垂柳的枝条曼舞,喜鹊在枝头唱起洋溢着春天美好的谣曲,飒飒轻语的竹林开始了春天的梳理打扮,不知不觉间看见迎春花开了第一朵,大杨树上的杨花突然一夜之间打出了春天的旗语。

带回婆婆做的包子已经两次了,那是用甜菜、胡萝卜和豆腐和在一起做的素包子,婆婆爱吃这种馅的包子,所以爱做。我总是在想,年迈的婆婆做包子的时候一定也把对儿女和孙子的牵念和在馅儿里了,所以老公每次回家都会带回来一些,婆婆觉得她自己爱吃的东西儿孙们也一定爱吃,可是婆婆哪里知道她的孙子们惦记的是超市里那些琳琅满目的小吃和肯德基里昂贵的套餐。儿子常常喜滋滋地对我说:“妈妈,薯条和鸡翅真是太好吃了,三十元钱我就吃得饱。”

我把婆婆做的包子放在锅里蒸熟,一人一个放在盘子里,想让他们尝尝那原汁原味的馅儿,让他们知道做馅儿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要经过好几道工序。可每次他们都会找出自己的理由,老公说他从来就不喜欢吃这种馅儿,儿子说他不爱吃这种味道,因此那些包子只能我一个人慢慢吃,凉了热,今天到明天,直到吃完。我是真的喜欢吃这种甜菜馅儿的包子,因为它伴随了我的成长,我想婆婆喜欢吃也许是因为它是苦难岁月里难得的美味吧,她一直做也许就是对过去岁月的一种怀念,亦或是养成的一种口味习惯。小时候因为家里不富裕,难得吃到肉馅儿包子,即便这种甜菜馅儿的包子也要到阴历十月初一才能吃到,因为家乡有在这一天用包子上坟的习俗,不管是用啥馅儿做的,表达的都是对先人的敬意。每年此时,娘家的母亲总是很细致地滤好豆腐,再从地里割回几棵甜菜,然后精心地做包子。母亲做得很细致,她做的馅儿吃到嘴里就是四个字——香甜滋润。母亲也爱吃,婚后每次回到娘家总能见到母亲做的甜菜馅包子,也许母亲跟婆婆一样,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怀念过去难忘的岁月吧。

带着怀念的东西总是会带人带进值得怀念的岁月,这样的包子也让我时常想起远方的姨妈,当年为了上学方便,我被寄放在母亲的堂妹,也就是我的远房姨妈家,姨妈是一个苦命女人,一生经历了三个男人,都先她而去,老人们说这样的女人命硬,在我少女的心里便对姨妈的命运多了许多怜悯和同情。

住在姨妈家的那一年里,我每次吃完饭后都会主动去洗碗,星期天也会帮她洗洗衣服,姨妈没有女儿,所以对我特别喜欢,那一年我和姨妈相处得很是开心,我常常看见姨妈粗糙的脸上绽出如花的笑容。姨妈家种了许多胡萝卜,秋天成熟的时候她经常用萝卜做馅儿蒸包子,那馅儿香甜滋润,姨妈总是让我多吃一些。姨妈的小儿子比我小,也很爱吃那种馅儿的包子,每次姨妈看到包子不够的时候就会平分给我和表弟,那时我常常被感动,觉得姨妈待我像亲闺女一样。往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我却清晰记得当时的点点滴滴,不知我善良多幸的姨妈如今可好?

我喜欢吃婆婆做的包子,喜欢慢慢咀嚼那种原汁原味的甜香,我知道我咀嚼出的是岁月的滋味、亲情的滋味、牵念的滋味。

甜香的包子

□燕鸣